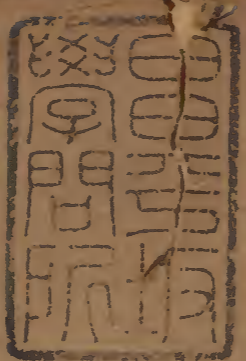


春秋左國公穀分國紀事本末

十九之廿一



漢書門			
八	四	二	九
冊	架	函	號
一	一	一	一
六	〇	三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八	漢
七	四	書
五	二	
冊	九	
二	一	
架	六	
冊	〇	
架	〇	

春秋左傳

卷之十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429
冊數	16	( 15 )
函號	275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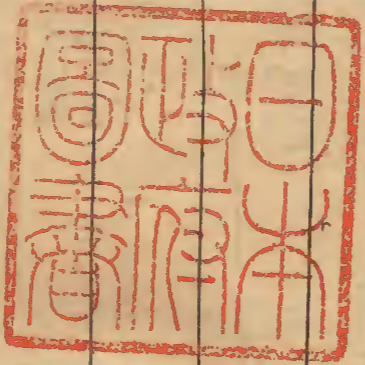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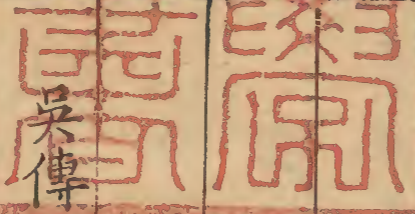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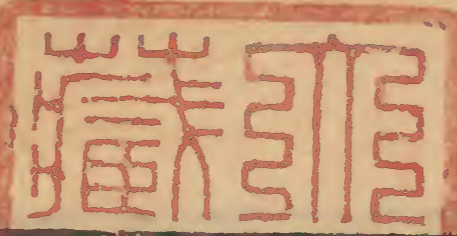


春秋左國公穀分國紀事本末目次卷十九

榕城後學東峯李國華編輯

男調元

淺孫宗寶 蔭較



襄十 吳子乘卒

四十 札辭國

九廿 札聘

吳楚構兵

井五 諸樊伐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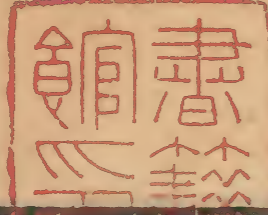
九廿 闞弒餘祭 穀

卅一 屈孤聘晉

昭十 夷末卒

七十 戰長岸

七廿 弒君僚



春秋紀事本末

卷十九 目一

松風堂

卅年滅徐

傳子胥謀楚

定楚伐吳

吳兵加魯

哀六年會于柤無

七年會鄆

八年吳伐我

吳兵加齊

哀元年吳許越成

九年城邾無

十一年會伐齊國

傳殺伍員國

圖伯爭盟

二十二年橐臯會鄆

三十三年會黃池穀國

十五年楚伐吳

國告勞于周

吳滅于越

二十二年殺慶忌

傳越圍吳

廿二年越滅吳

春秋左國公穀分國紀事本末卷十九

榕城後學東峯李國華編輯

男調元

孫宗寶

叅較

吳傳

襄公十年二年秋九月吳子乘卒傳吳子壽夢卒傳臨于周廟禮

也臨哭也周廟文王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于外于城外同姓于

宗廟所出王同宗于祖廟始封君同族高魯以下於禘廟父

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周廟同姓為邢凡蔣茅胙祭音臨于

周公之廟共祖周公

十四年傳 吳子諸樊既除喪史記初壽夢有子四人長諸樊次

餘祭債次餘昧次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樊於是

讓位季札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

君負芻殺太子自立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晉歸曹伯君子

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適長義當嗣立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

也札雖不材願附于子臧之義固立之棄其室而耕

十九年 吳子使札來聘傳請觀于周樂魯有天子樂使工為之歌

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王化之基猶未也商紂猶在化未盡合然

勤而不怨矣不肯安樂音不怨怒為之歌邶鄘衛原封三監曰美

哉皆美其聲淵深乎憂而不困者也康叔武公德化深遠雖

義不至于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

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宗周隕滅故憂思

懼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政事煩碎民弗堪也是其先

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式東海者

其太公平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

淫有節其周公之東乎周公居東為成王陳王業之艱難為之歌秦曰此

之謂夏聲諸夏之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舊都

春秋左傳卷之九

為之歌魏曰美哉泃泃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風：中庸之聲婉約也險史為之敬唐曰思記作儉大而約則儉節易行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晉本唐遺風憂深思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遠情見乎聲淫聲放蕩無主其能久乎。忘故曰無主自節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思文武而怨而不言。怨商政而其無攜貳周德之衰乎。衰小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殷王遺俗猶未盛猶有先王之遺民焉。存故未盛大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和樂曲而有直體。聲委曲而其文王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佞。傲曲而

不屈。捷也邇而不偏遠而不攜。近不偏害遠不攜貳為德遷而不淫復而不厭。遷動者易淫蕩反復者易厭棄哀而不愁命樂而不荒。節之用而不匱。德弘廣而不宣。不自施而不費。以禮取而不貪。利因其利處而不底行而不流。守之以道雖義然後取復止處不底帶制之以義雖五聲和八風平。八方節有度。克守有序。常運行不流放。無奪盛德。頌之所同也。見舞象箭南籥者。文王曰美哉。倫容猶有憾。恨不身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致太平此乎見舞韶濩者。湯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慙干聖人之難也。處世變見舞大夏者。禹曰美哉勤而不德。之難

不矜其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脩治其功見舜韶箭者舜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博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蔑以加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吳楚構兵

卅五年傳吳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在卅四年傳入楚門于巢攻巢

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開將親門親來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彊其少安吳雖強其少息從之吳子門焉牛

臣隱于短墻以射之卒

卅九年夏闞弒吳子餘祭傳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闞使守

舟餘祭觀舟闞以刀弒之

穀

闞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闞不得齊于人不稱其君闞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耻不近刑人不狎敵不

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

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闞弒吳子仇怨之也

卅一年傳吳子使屈狐庸巫臣子為聘于晉通路也通吳晉趙

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闞戕戴

吳即餘祭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天命

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夷甚德而度德

廣德不失民民心歸度不失事審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

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

也。雖有國不立雖與之國必不肯立

昭公十年春正月吳子夷末卒子僚立

冬楚人及吳戰于長岸傳吳伐楚陽句為令尹卜戰

不吉司馬子魚曰公子我得上流何故不吉順江而下易于取勝

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鮒也以其屬死之楚

師繼之尚大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

吳師獲其乘舟餘皇舟名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

之及泉盈其隧炭隧出入道也置火其中結陣以待楚命言守之嚴密吳公子光

請于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

藉衆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多髭鬚者潛許為楚人

伏于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

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夜戰不知虛實楚見吳人已伏舟側故亂吳人大敗之

取餘皇以歸

廿七年夏四月吳弑其君僚傳吳子欲因楚喪前年楚平王卒而伐

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季子

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聘于上國中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觀強楚弱



莠尹然工尹麋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都邑

士與王馬之屬官屬以濟師與吳師過于窮令尹子常

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

師不能退窮之師當吳前吳公子光曰此時也不可失

也告鱄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諸樊子吾

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諸曰王可弒也

母老子弱以母子托光是無若我何言我無若是何光曰我爾身也

言爾母子夏四月光伏甲于堀室堀室同地室也而享王王使

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鉞親親密鉞

也劍羞者獻體改服于門外進食者必解衣易服而進執羞者坐行行膝

而入執鉞者夾承之執劍者二人夾執羞及體以相授也鉞及進羞者體

授王光偽足疾入于窟室鱄諸寘劍于魚中以進抽劍

刺王鉞交于胸交專諸胸遂弒王闔廬以其子為卿季子至

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

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

從之先人之道也自諸樊以來不立嫡是亂由先人也復命哭墓復使命突于僚

墓復位而待公子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

而還

公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  
 季子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謂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  
 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  
 謂曰今若是<sub>音謫倉</sub>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  
 無與子而與弟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  
 為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  
 悔于予身故謂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  
 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  
 也即之<sub>位即</sub>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公子光曰先君之

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  
 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  
 立者也僚焉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  
 子季子不受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  
 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  
 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為義以其不  
 殺為仁

年卅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sub>傳</sub>吳子使徐人執  
 掩餘使鍾吳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sub>封與而</sub>

定其徙所徙之居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即所封邑莠

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城取于城父與胡田胡子之田以

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

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勿與

搆猶懼其至吾又疆其讎二公子王僚母弟以重怒之無乃不

可乎吳周之胄齋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

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于先王太王王季不知天將以

為虐乎使剪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

吳乎其終究竟也不遠矣我盍姑億安也吾鬼神而寧吾族

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猶勞動也弗聽吳子怒執鍾

吾子遂伐徐防壘也山以水之已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

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

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

吳子問于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

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

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入聲任患若為三師以肆

焉勞也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

疲于亟入聲肄勞也以罷之罷疲同多方以誤之聲東擊西既罷

春秋左傳卷十九 吳子問于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肆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疲于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

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從之楚于是乎始病

年卅一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沈尹成救潛吳師還楚師還

潛于南岡而還吳師圍弦沈尹成右司馬稽帥師救弦

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

定公二年秋楚人伐吳傳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楚屬誘楚人

曰以師臨我使楚加我也伐桐為我使之無忌偽若畏

而伐桐以媚楚欲使楚不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從

忌吳乃多方以誤之也鳩吳人見舟于豫章偽將為而潛師于巢實欲十月吳

軍楚師于豫章敗之出楚不意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吳兵加魯

哀公六年叔還會吳于柎無年七年夏公會吳于郟傳吳來徵百

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時

過宋得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吳

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

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于諸侯則有數矣有常若

亦棄禮則有淫者矣淫過周之王也制禮上物天子不

過十二以為天之數也天有十二次今棄周禮而曰

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

背本棄天數不與必棄疾于我放棄凶疾乃與之太宰

懿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懿曰國君道長長大于而

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畏大

敢虛國大國不以禮命于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包

盡行禍心豈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太伯端委端

委冠禮衣也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羸以為飾豈禮

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郟以吳為無能為也

八年

吳伐我傳吳為邾故上年伐邾將伐魯問于叔孫輒對

曰魯有名而無情有大國名伐之必得志焉輒陽虎之

事退而告公山不狃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亡不適離

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未臣所適之國若

命而死其難所託也則隱魯所因託則且夫人之行也不以

所惡私廢鄉鄉黨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

若使子率兵子必辭王將使我輒病之悔前王問于子

洩不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急難諸侯將救之

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

晉晉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

故道險從武城故由險道初武城人或有因于吳竟田

焉僑田拘鄆人之漚管者曰何故使吾水滋鄆人亦僑

也管草浸于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

吳大夫常為之宰率武澹臺子羽之父好焉與子羽國

奔魯人懼內應懿子謂景伯若之何何以對曰吳師來斯與

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伐邾所吳師克東

陽而進舍于五梧明日舍于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

戰于夷叔子與析朱鉏獲焉三人同車獻于王王曰此

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同車能俱死是國明日舍于

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魯大將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

人三踊于幕庭設格令徒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卒終也

百及稷門之內行至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

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畏微吳人

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

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輕

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于萊

門以言不見從故乃請釋舍子服何于吳為吳人許之

以王子姑曹吳王當之求以而後止遂而吳人盟而還

吳兵加齊

哀公元年國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遂入越既入太宰嚭之說

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于齊吾將許越成而無拂  
吾慮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申  
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懾畏吾  
甲兵之強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于股掌之  
上還旋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益尚威以好勝也故  
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于諸夏之國以自傷也  
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燼  
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長炎炎及

吾猶可以戰也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吳王曰大夫奚  
隆于越越曾足以為大虞乎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  
吾軍士乃許之成將盟越王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為有  
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結信矣以盟為無益乎君王  
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于鬼神而自輕也吳王  
許之荒空成不盟

九年傳秋吳城邗音寒溝通江淮於邗江築城穿溝通江淮以資糧道  
十一年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

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傳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戰郊

在春傳五月克博壬申至于贏中軍從王吳中胥門巢

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三將吳齊國書

將中軍高無平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

爾死我必得志免其致死宗子陽樓與閭丘明相厲也

相厲致死桑掩胥御國書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勉其將戰公

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送葬歌曲陳子行陳命其徒具舍

玉亦示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繩吳髮短以八尺東

郭書曰三戰必死于此三矣三戰夷儀使閭弦多齊人

遺也奔魯問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

而已不聞金矣有進無退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

敗胥門巢齊吳上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

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

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叔孫武叔對曰從司馬

從吳司馬所命王賜之甲劔鉞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武叔未

能對衛賜進貢子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太史固歸

國子之元寘之新篋薦也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于

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善不何以使下國言天識不善故

國吳王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徒將以伐齊申胥諫曰



昔天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反倚伏今句踐恐

懼而改其謀舍其愆令愆過輕其征賦施民所善去民

所惡身自約也裕其衆庶其民殷衆以多甲兵譬越之

在吳也猶人之有腹心之疾也夫越王之不忘敗吳也

戚然服士以司通吾聞今王非越是圖而齊魯以為憂

夫齊魯譬諸疾疥癬也豈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哉

將必越實有其土王盍亦鑑于人見其無鑑于水見形

昔楚靈王不君箴諫不入築臺章華之上闕為石郭陂

漢以象帝舜闕穿陂壅也舜塋九嶷其山澣水旋丘罷

弊楚國以間陳蔡不脩方城之內踰諸夏陳而圖東國

徐夷三歲于沮汾以服吳越沮汾水其民不忍飢勞之

殃三軍叛王于乾谿卒縊而死此志也豈遽忘于諸侯

之耳乎今王既變鮌禹之功鮌鯀而高高起臺下下深

沼以罷民于姑蘓天奪吾食都鄙荐飢乃將狼遠天而

伐齊夫吳民離矣體有所傾崩壞譬如羣獸然一个負

矢將百羣皆奔王其無方道也收還也越人必來襲我王

雖悔之猶有及乎弗聽遂伐齊戰于艾陵齊師敗績乃

使行人奚斯釋言于齊釋解曰寡人帥不腆吳國之役

遵汶之上不敢左右暴掠齊民唯好之故今大夫國子與其衆庶以犯獵吳國之師徒天若不知有罪則何以使下國勝

傳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餽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如養禽獸將以殺之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于我欲併吳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于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顛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刈殄之無

遺育無俾易種

轉生種類

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

反將以求大

求成霸業

不亦難乎弗聽使于齊屬其子于鮑

氏為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鏹名劍以死將死曰

樹吾墓櫛櫛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

天之道也

國

吳王還自伐齊乃訊責也申胥曰昔吾先王體德聖明達

於上帝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以立名于

荆此則大夫之力也

謂敗楚于柏舉

今大夫老而又不自安恬

逸而處以念惡

處則思為惡于吳

出則罪吾衆

如上篇吳民撓難矣等語

撓

亂百度以妖孽吳國妄為妖言謂吳將亡今天降衷于吳齊師受

服孤豈敢自多先王之鍾鼓實式靈之敢告于大夫申

胥釋劍而對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以能遂疑計

惡遂決計慮也以不陷于大難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

謀曰余令而不違夫不違乃違也言之不違必違夫道夫不違亡

之階也夫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王若

不得志于齊而以覺寤王心吳國猶世吾先君之得之

也必有以取之闔戶食不一味勤恤其民其亡之也亦有以棄之謂

無紀律以班處言用能援持盈以沒而驟救傾以時不失今王

無以取之德無政而天祿亟數也至是吳命之短也員不忍

稱疾辟僻易也狂疾以見王之親為越之禽也請先死將

死曰而縣吾目于東門以見越之入吳國之亡也遂自

殺王愠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也取其尸盛以鴟夷皮囊

而投之于江

圖伯爭盟

年十二公會吳于橐臬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傳吳子

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固信

也故心以制之制其義玉帛以奉之奉贄明神言以結之結其

明神以要之。要以禍福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果盟。

傳：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廑姚而懼，謀于行人

于羽。衛大夫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

木曰。衛大夫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于人。吳雖無道，猶

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擊也。國狗之瘞，奇也

無不噬也。况大國乎？秋會于鄆，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

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執衛侯而藩圍其館子服景伯謂子

貢曰：夫諸侯之會，事已畢矣。侯伯致禮，以禮地，主所會

歸餼，物以相辭也，以禮相辭讓今吳不行禮于衛，而藩其君

舍以難之。困苦也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十端為束，賂吳語

及衛故。太宰詘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

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于其衆，其衆或欲

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

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墮毀吳者得其

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

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詘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

吳子之公孫彌牟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于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從夷之心固不可改輒後卒死于越

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於越入吳傳公會單平

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隧

隧疇無餘謳陽皆越大夫自南方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

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泓水名觀之觀越師彌庸見姑蔑

之旗曰吾父之旗也庸父為越所獲故姑蔑人得其旗不可以見讎而

弗殺也太子曰戰而弗克將亡國請待之庸不可屬徒

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

子至王子地守守國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

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惡諸

侯聞自剄七人于幕下

傳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太伯之後

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王趙鞅呼司馬寅曰晉大夫盱

矣大事未成二臣趙鞅荀寅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

幼必可知也勝者為長負者為幼對曰姑請視之反曰肉食者無

墨有爵祿者應無黑氣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太子死乎國為敵且

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無與爭乃先晉人盟不書諸侯耻之故不錄

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王官帥侯牧以見于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于伯。伯諸侯長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于吳，有豐于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于吳八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邾以屬于吳。若吳待魯以子男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視邾之賦半，而如邾以事晉，六百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于魯矣。言已已立後，將以不避囚執。

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太宰曰：魯將以六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供職祭事自襄公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景伯非卿太宰謏言于王曰：無損于魯，而祇為名，惡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于公孫有山氏。魯大夫曰：佩玉藥雷兮，余無所繫之。上服飾盛而已，獨無言吳王不恤下。昔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寒賤之人睨之。但視而不得飲。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則軍中不得出糧，故為隱語。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九 吳人將以公見晉侯

諾與之言吳不恤軍士故亡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以宋不會  
盟太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吳去宋遠不能居而有之乃歸冬  
吳及越平

國吳王夫差既殺子胥不稔于歲乃起師北征闕為深溝

於商魯之間闕穿也商宋也北屬之沂沂水西屬之濟濟水以會晉

公午於黃池於是句踐乃命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沂淮

沂順流沂逆流以絕吳路敗王子友于姑熊夷吳郊句踐乃率中

軍沂江吳江以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蘓徙其大舟吳晉爭

長未成邊遽乃至以越亂告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

越為不道背其齊盟同今吾道路悠遠無會而歸與會

而先晉孰利王孫雄曰夫危事不齒不以年次對雄敢先對

二者莫利無會而歸越聞章矣民懼而走遠無正就正適

也齊宋徐夷曰吳既敗矣將夾溝而虜我虜音耻旁擊也我無

生命矣會而先晉晉既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將成其志

以見天子以侯伯之禮見天子吾須之不能去之不忍若越聞俞

通章吾民恐叛必會而先之王乃步就王孫雄曰先之

圖之將若何雄曰王其無疑吾道路悠遠必無有二命

焉可以濟事乃進顧揖諸大夫曰危事不可以為安死

事不可以為生則無為貴知矣民之惡死而欲貴富以長沒也與我同長上声雖然彼近其國有遷轉退我絕

慮道無遷彼豈能與我行此危事也哉言晉不能與事我致死爭強

君勇謀有謀而於此用之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示民請

王厲士以奮其朋羣勢也勸之以高位重畜重寶備刑戮

以辱其不厲者令各輕其死彼晉將不戰而先我我既

執諸侯之柄先歆為盟主以歲之不獲也無有誅焉勿誅求其貢賦

而先罷之令之先歸諸侯必悅既而皆入其地入其竟王安挺

志一日惕疾行一日留徐行以安步行也王志必設以此民也

對于江淮之間乃能至于吳設以此民封置江淮以恐之乃能速至吳吳王許諾

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也兵環甲繫馬

舌勿令出聲出火竈出火灶外陳陣陳陣士卒百人以為徹行百

行徹通也百人通為一行頭皆官帥擁鐸拱稽百人為

也稽除戟也一說稽計兵名籍建肥胡幡也奉文犀之渠

渠楯也犀楯也十行一變下也大夫建旌提鼓挾經兵書秉枹

音十旌一將軍載常旂畫日月建鼓挾經秉枹為萬人以為

方陣皆白常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矰矢名王親

春秋紀事本末

吳本十九

二十一

松屋堂



秉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左軍亦如之皆赤常赤旗丹  
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軍亦如之皆玄常玄旗黑甲  
烏羽之矰望之如墨為帶甲三萬以勢攻鷄鳴乃定既  
陳去晉軍一里昧明王乃秉枹親就鳴鐘鼓丁寧鉦  
于軍行鳴之振鐸勇怯盡應三軍皆譁音口譁鉦以  
振旅其聲動天地晉師大駭不出周繞軍飭壘乃令董  
褐晉大夫請事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為期今大國越錄  
也第而造于敝邑之軍壘敢請亂故先期亂吳王親對之  
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

告無以祭告無姬姓之振也振扶也徒處徒步也來告孤日夜  
相繼匍匐就君君今非王室不安平是憂億安也負恃也晉  
衆庶不式諸戎翟楚秦安恃其衆而不征將不長弟以  
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弟幼也言晉不帥長孤欲守吾先  
君之班爵爵次當進則不敢不敢退則不可不可今  
會日薄矣迫也恐事之不集以為諸侯笑孤之事君在今  
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為使者之無遠也孤用親聽命  
於藩離壁落也之外董褐將還王稱呼左疇曰攝執也  
少司馬茲與王士五人皆罪人坐于王前乃皆進自剄



鴉自于客前以酬客。以示軍威董褐既致命，乃告諸趙鞅曰：

臣觀吳王之色，顛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國有

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暴不可與戰，主其許之先，無以

待危，然而不可徒許也。鞅許諾，令董褐復命曰：寡君未

敢觀兵，身見也。也使褐復命曰：曩君之言，周室既卑，諸

侯失禮于天子，請貞也。正于陽上文武文王之

諸侯，天子以尊孤以下，密邇于天子，無所逃罪，訊也。告讓日至

曰：昔吳伯父不失春秋，言四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

時脩朝貢之禮今伯父有蠻荆之虞。時與蠻禮世不續。

不能繼前世用命孤禮佐周公。周之太宰以見我一二

兄弟之國，以休君憂。言命晉依周公之禮帥諸侯

掩襲取王東海，以淫名。淫僭聞于天子，君有短垣而自

踰之。言不以禮自防况蠻荆則何有于周室？夫命圭有命，賜書策命

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辭不與盟夫諸侯無二

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

孤，敢不順從君命，長也。兄弟許諾，吳王許之，乃退就幕而

會。吳公先軟，晉侯亞之，既會，越聞，愈章恐齊宋之為已

害也，乃命王孫雄先與勇獲。吳大帥徒師，以為過賓于

宋以焚其北郭焉而過之

託為過客焚其郭撤其備使不敢出

穀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

身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

端立端襲加冠而重衣

其籍獻貢于成周以尊天王吳進矣吳東方之大國也累

累致小國累猶數也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吳能為之則不

臣乎言其臣也吳進矣王尊親也子卑稱也辭尊而居卑以

會諸侯以尊天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

未能言冠而欲冠也不知冠有差等唯知言好冠

十五年傳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

見其及良而卒將以尸入聘禮未將命死以棺造于朝介將命吳子使大

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傾動隕大夫

之尸恐傾動隕以重寡君之憂敢辭上介正芋尹蓋對使

曰寡君聞楚為不道荐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

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感大命隕隊絕世于

良廢日共積廢行期一日遷次滯命今君命逆使人曰

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

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

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遭所聘之喪若不以尸將命是遭

喪而還也。若聘使死而不以尸將命是朝聘遭喪竟可自還無乃不可乎。以禮

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

為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死者無以為穢備使奉尸將

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

君與涉人。舟人之過也吳人內之。

國夫差既退於黃池。乃使王孫苟告勞。功也于周。曰。昔者楚

為不道。不共王命。以遠我。一二兄弟之國。吾先君闔廬不

賞。赦也不忍。被甲戴劍。挺鉞搃鐸。挺拔搃也以與楚昭王毒

逐于中原。柏舉天舍其衷。舍善于吳楚師敗績。王去其國。遂至

于郢。王總其百執事。以奉其社稷之祭。脩楚祭祀乃父子昆

弟不相能。夫驎作亂。是以復歸于吳。楚不能定今齊侯任

簡公不鑒于楚。又不承共王命。以遠我。一二兄弟之國。

夫差帥先君之訓。遵汶伐博。登笠。兩具相望于艾陵。天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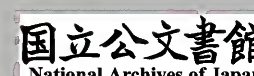
其衷。齊師敗還。夫差豈敢自多。文武二實舍其衷。歸不

稔于歲。不待穀熟而復出師今沿江泝淮。闕溝深水。出于商魯之

間。以徹于兄弟之國。夫差克有成事。敢使苟告于下執

事。王曰。苟伯父命女來。明紹。繼也享。獻也余一人。若余嘉之。

繼先王之禮獻于昔周室。逢夫之降禍。子朝遭民之不



祥助朝

之民

余心豈忘憂邇不惟下土之不康靖

不但憂四方更憂王

室今伯父曰戮力同德伯父若能然余一人兼受而

介福伯父多歷年以沒元善身伯父秉德已侈大哉

吳滅于越

二十年傳 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于艾

遂適楚聞越將伐吳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

于越吳人殺之

傳十一月越圍吳趙孟子衰降于喪食時有父喪飲楚隆曰

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孟子曰貢

池之役先王與吳王有質盟誓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

子不廢舊業而敵之為吳敵越非晉之所能及也吳晉相距甚遠吾

是以為降隆曰使知之若何孟子曰可乎隆曰請嘗之試之

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

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觀其許

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

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

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

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

春秋左國公穀分國紀事本末目次卷二十

拜命之辱與之一篲小珠使問也趙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欲使我生受其憂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急時問問如史黯何以得為君子黯黯太史有不及四十年吳當亡故感而問之對曰黯也進不見惡時行退無諂言則止王曰宜哉

年廿二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東海中州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綏越人以歸以其尸歸

春秋左國公穀分國紀事本末目次卷二十

榕城後學東峯李國華編輯

男調元 恭較

孫宗寶

陳傳

五父之亂

隱六年鄭侵陳 七年陳鄭平 五年陳侯卒 六年殺陳佗 穀

敬仲奔齊

莊廿二殺御寇 廿五女叔聘 文行父如陳

公風堂

濤塗被譖

僖四 執濤塗穀公

歸濤塗

徵舒弑君

宣四 晉侵陳

九 殺洩冶穀國

十 徵舒弑君

十一 殺徵舒

陳背楚

襄三 盟雞澤

四 陳侯卒

圍頓

五年 戍陳

七年 會鄒

廿年 黃奔楚

三十 殺二慶

廿四 鍼宜咎奔

卅年 子產涖盟

陳招之亂

昭元 會于虢公

八年 殺偃師併滅陳

九年 陳災

吳楚爭陳

哀元 吳侵陳檀弓

十年 楚伐陳

十一年 轅頗奔

十七年 楚滅陳

2

春秋左國公穀分國紀事本末卷二十

榕城後學東峯李國華編輯

男調元

叅較

孫宗寶

陳傳

五父之亂

隱公六年傳

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於陳陳

侯不許五父陳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

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為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



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原，不可鄉迥，其猶可撲滅。周任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蘊積崇聚也絕其本根，勿使能植，則善者伸矣。

七年傳 陳及鄭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涖盟。壬申，及鄭伯盟。

軟如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志不在盟，故鄭不藉軟為重。

良佐如陳涖盟。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

桓公五年 春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卒。夏，葬陳桓公。傳再赴也。

甲戌巳丑從赴而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問而

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

六年蔡人殺陳佗。穀陳佗者，陳君也。其曰陳佗何也？匹夫行

故，匹夫稱之也。其匹夫行奈何？陳侯熹獵于蔡，與蔡人

爭禽。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兩下兩太相殺，不

道。不其不地于蔡也。

敬仲奔齊

莊公二年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宣公太子也陳人惡其殺太子之名故稱國以討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為

卿即公辭曰子完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

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

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

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為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

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

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陳大夫

春秋經傳集解

陳大

公大

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  
 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  
 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  
 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使筮之遇觀之否觀六四爻近六五之  
 變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觀六四爻近六五之  
 華利用作賓于王家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  
 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  
 天也風為天於土上山也巽六四爻變為乾乾上坤下  
 四五爻為艮變卦二三四故曰于土上此否卦正卦三  
 爻亦為艮故曰山此互體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

是乎居土上艮為山巽為木故曰有山之材此以互體  
 卦言山之材言之巽變為乾故曰照之以天光此以變  
 居土上此以正卦變卦互體詳言之故曰觀國之光利  
 用賓于王乾有國朝王之象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  
 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艮為門庭乾為金玉坤  
 幣之象旅陳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此以卦義言觀  
 也百言物備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感而化非朝夕  
 所能故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風動物也行  
 曰在後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而著于土則  
 不在本國明矣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太嶽之後也姜  
 此亦以正卦言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太嶽之後也先  
 為堯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變而象  
 四嶽於大嶽之後山嶽大則興雲雨有配天之功此亦  
 當興於大嶽之後山嶽大則興雲雨有配天之功此亦  
 以艮乾變卦互體言凡天下之物莫能兩大陳國衰微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二十一

三

林氏堂

敬仲子孫及陳之初亡也昭八年陳桓子始大於齊其

其昌盛乎哀十七年楚復滅陳成子得政

後亡也莊公廿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冬公子友如陳傳陳女叔來

聘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

文公六年季孫行父如陳傳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于

陳夏季文子聘于陳

濤塗被譖

僖公四年齊人執陳轅濤塗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于陳

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于東方觀兵于東夷循海而歸

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現曰師

老矣若出于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于陳鄭之

間共其資糧罪屨其可也齊侯悅與之虎牢執轅濤塗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傳討不忠也

公羊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奈何塗謂桓

公曰君能服南夷矣何不還旋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

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執者曷為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途于陳而代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已者師不正故也不修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

穀梁齊人者齊侯也其人之何也於是哆然衆有不服外齊侯也不正其踰國而執也

傳冬公孫茲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

徵舒弑君

宣公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傳陳即楚故也九年九月晉侯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傳會

于扈討不睦也謀齊陳侯不會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

陳晉侯卒于扈乃還

九年陳殺其大夫洩冶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

皆衷其袒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

且聞不令君其納之袒服衷衣聲聞不善不可公曰吾

能改矣示人宜藏納之無示淫亂公曰吾

能改矣示人宜藏納之無示淫亂公曰吾

曰民之勿辟同僻無自立辟婢亦其洩治之謂乎

穀梁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罪也泄治之無罪如何陳侯

通于夏徵舒之家公孫寧儀行父亦通其家或衣其衣或衷其襦以相戲于朝治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君愧于泄治不能用其言而殺之

國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星朝

覲也見矣道第汗穢不可行也候人候不在疆掌送司空掌道

不親塗澤不陂也鄆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

樹列以表道且墾田若執既墾之田膳宰不致餼膳夫

宰之司里不授館里宰掌國無寄寓不為廬舍縣無施

舍施舍賓客民將築臺於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

行父南冠冠楚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

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大辰蒼龍之

東見而雨畢寒露之節殺氣天根見氏亢而水涸謂寒

畢後五日天根本見也而草木節解寒露後十日陽氣

朝見水潦盡竭也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霜降後清風先

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

備藏隕霜而冬裘具孟冬天子始裘清風至而脩城郭宮室謂建

亥之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

功侍音治而畚揭音局營室定之中建亥小雪中昏正於午土功其始

火之初見期也會於司里致其築作之具此先王之所以

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覲矣而

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主之

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四鄙十里有廬

廬有餘食國有郊牧放牧之地置通有寓望寄寓之舍藪有圃草

圃犬也茂大之圓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

民無縣耜野無輿草皆墾辟也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

禮有逸無罪國有班事班次也執事有次縣有序民從事今陳

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墾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

為君作逸樂事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官常有之曰敵

國賓至闕尹以告行理小行以節逆之執瑞節為侯人

為導卿出郊勞聘禮曰賓至於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門尹除門門尹司

門掃除宗伯祝祝大祝執祀宗祝執祀之禮司理授館司徒

具從從役脩道司空視塗視除司寇詰姦姦盜虞人入材

祭禮賓客各供其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庭燎水師監濯滌濯滌濯宰

春秋紀事本末

陳

卷二十七

八

致餐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各以物至賓  
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大之賓至則以班  
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則皆官正蒞事上卿監之若王  
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單子也不才有分族親於周  
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  
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  
非彛無即悞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  
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  
姓矣乎徵舒父御叔靈公從陳我大姬武王之後也棄

衮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彛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  
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  
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君大國之間而無此四  
者教制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於夏氏  
九年楚子入陳

十年五月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  
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  
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辛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





儀行父于陳傳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  
 將討于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輟諸栗門因縣陳陳  
 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  
 舒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  
 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  
 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  
 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  
 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  
 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

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齊  
 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  
 以歸謂之夏州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  
 陳書有禮也



何平王曰善若吾未之聞也夫之何平王曰善若吾未之聞也夫之

陳背楚

襄公三年六月同盟于雞澤傳陳請服也楚司馬公子何忌侵

陳陳叛故也陳侯使袁僑濤塗四如會戊寅叔孫豹及

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傳陳請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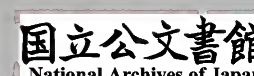
四年春陳侯午卒秋葬陳成公傳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

前年侵陳之師地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

未還繁陽楚地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公卒楚

人將伐陳聞喪乃止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于楚必亡

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况小乎夏楚彭名



侵陳陳無禮故也

冬陳人圍頓傳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年五冬成陳傳楚子囊為令尹公子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

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

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言晉力不冬

諸侯戍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棗以救之

年七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

鄆傳楚子囊圍陳會于鄆以救之陳人患楚慶虎慶寅

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黃哀楚人從之二慶

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来羣臣不

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

年二十陳侯之弟黃出奔楚傳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逼

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公子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出

奔楚非其罪也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

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

年二十三年夏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

於陳傳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于楚楚人召之使慶

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



春秋經傳集解卷之二十一 陳 木犀堂

隊而殺人慶氏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

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肆放也言

上故書曰惟命不于常

二年冬陳鍼宜咎出奔楚傳陳入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

出奔楚

三 年六月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

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恤其民其君

弱植公子侈太子卑大夫敖政多門以介于大國能無

亡乎不過十年矣

### 陳招之亂

元 年春會于虢公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貶曷為貶

為殺世子偃師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大夫

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言將自是弑君也今將

爾詞曷為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然則曷

為不於其弑焉貶以親者弑然後其罪惡甚春秋不待

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

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今招之罪已重矣曷為復貶乎

此著招之有罪也何著乎招之有罪言楚之托乎討招

春秋經傳集解卷之二十一 陳 公凡堂

以滅陳也。

昭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丑陳侯

溺卒。楚人執陳行人於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

鄭。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

執陳公子招放之於越。殺陳孔奐。招之黨葬陳哀公。

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

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招過皆哀

弟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

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憂恚自殺於徵師。赴於楚。且

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於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

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

陳行人於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陳公子招歸罪於

公子過而殺之。

傳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偃師子圍陳。宋戴惡會

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輿袁也克

欲以非禮楚人將殺之。請寘之。既又請私。克又請私也

於幄。加絰于顙而逃。幄帳也。逃不使穿封戌為陳公。曰

城麋之役不諂。在襄二十六年侍飲酒於王。王曰城麋之

春秋左傳卷之六十一 襄公二十一年 十一

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

傳 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

曰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歲星在南方是以卒滅陳

將如之顓頊以歲在鶉火而滅火盛而今在析木之津

猶將復由箕斗之間有天漢故謂之析木之津由且陳

氏得政於齊而後陳卒亡物莫能自幕至於瞽瞍無違

命幕舜先無違舜重之以明德真德於遂遂世守之遂

後殷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武王封胡公

于陳賜姓曰

兆既存矣

九 夏四月陳災 傳 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一年

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陳顓頊後火水妃

也火畏水故為之而楚所相也相治也楚之先祝今火

出而火陳四月心星也火出于周為五月而遂楚而建

陳也水得妃而興陳興則妃以五成故曰五年妃合也

相妃合得五年而遂楚建陳妃以五成故曰五年妃合也

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是歲在大

春秋左傳卷之六十一 陳 卷二十一 十五 公風堂

梁而陳復封自大梁四歲而及鶉火後四周四十八歲  
凡五及鶉火五十二年天數以五為紀故五及鶉火  
衰盛水

吳楚爭陳

哀公元年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

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都邑之人

黨而立不知所與故直從所居逢滑當公而進無田者隨

田在西者居右在東者居左不右曰

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

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

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

復小國猶復况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

殺其民吳自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  
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吳克越  
乃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

檀弓 吳侵陳斬祀伐祠祀殺厲殺疫病之人師還出竟陳行人儀

使于師夫差使太宰嚭問焉曰是夫也多言能言也盍嘗

也試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則謂之何行人儀曰

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髮斑白者今斯師也

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

之何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救之師與有無名乎

十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傳楚子期伐陳吳延州

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吳楚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

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十一陳轅頗出奔鄭傳轅頗為司徒賦封田封內田以嫁公

女有餘賦稅之餘以為已大器鐘鼎之屬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

族轅咺進稻醴梁糗暇飯脯稻米為酒梁米為乾喜

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大器鑄成即具曰何不吾諫對曰

懼先行

十七年傳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積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



麥楚子問帥于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  
 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子西司馬子期以伐陳其可使也葉  
 公曰帥賤民慢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觀丁父却俘也武  
 王楚以為軍帥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羣蠻彭仲爽  
 申俘也文王楚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于汝  
 唯其任也何賤之有葉公曰天命不諂音叨令尹有憾  
 于陳與陳有怨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舍右  
 領與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丁父仲爽之賤而無其令德  
 也王卜之武城尹公孫朝吉子西使帥師取陳麥陳人

禦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滅陳

春秋左國公穀分國紀事本末目次卷二十一

榕城後學東峯李國華編輯

男調元

孫宗寶 叅較

曹傳

桓九 射姑朝

文四 會正來朝 十一年十五年 成公七年附

成十 曹伯盧卒

五十 盟戚執曹 六十 曹伯歸

昭二 會奔宋 穀公

哀七 宋圍曹 八年 宋滅曹

州傳

桓州公如曹

六年寔來

穀鄧

桓穀鄧來朝

茲傳

桓十蔡侯卒

文十缺伐蔡

襄二殺公子燮

廿般弒君

昭十楚殺般

會厥慙

三十廬歸蔡

十二朱奔楚

定三年傳昭侯如楚

定合召陵

蔡滅沈公

哀元年楚圍蔡

二年遷州來

四年盜殺蔡侯公

滕傳薛無傳

隱滕侯卒

一十滕薛朝

文十滕子朝

宣宋圍滕

十年宋伐滕

昭三年滕子卒

蔡傳

桓公十年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哀侯立秋八月蔡季自陳歸

于蔡傳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

文公十五年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傳新城之盟在前年傳入邾

蔡人不與預晉卻缺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急懈也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允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入之

襄公二十二年秋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燮母陳弟

侯之弟黃出奔楚傳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背楚事晉蔡人



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  
 先君與于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  
 而卒畏楚之偏不能行其言楚人使蔡無常微發無準公子燮求從先  
 君以利蔡不能而死與蔡人不相能而死于禍書曰蔡殺其大夫公  
 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

廿八年蔡景公歸自晉朝晉歸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

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往勞于東門之  
 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是不敬  
 其中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己心將得死乎若不

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恒有  
 子過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傳蔡侯為太  
 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弒之

昭公十一年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

棄帥師圍蔡傳景王問于萇引曰今諸侯何實吉何實  
 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弒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至今十三年復  
 在不常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楚無德而有蔡所以壅積其惡歲及  
 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靈弒立歲在大梁莢惡周必復  
 楚子在申召蔡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

於憾蔡近楚常恨其不服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于申，醉而執之。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圍蔡，韓宣子問于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于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于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以詐僥倖，不可以再。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去聲暴於二王。

數行暴虐甚于桀紂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沒而不復振，五材用久則敝而棄，喻楚力盡而無救。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憇。傳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起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事也。以無親，事無所親附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憇，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遠到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壅滿楚惡盈而

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

乎美惡周必復歲星十二王惡周矣楚王惡晉人使狐

父請蔡于楚弗許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

世子有以歸用之山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

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

年十三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傳楚之滅蔡也遷許

胡沈道房申俱小于荆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

之隱太子之子廬歸于蔡悼太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

年二十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年廿一三月葬蔡平公冬

蔡侯朱出奔楚傳葬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不

適子位以大夫送葬者歸以告叔孫婁婁歎曰蔡其亡

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墜息

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初即君位而齒序在

傳楚費無極取貨于東國隱太子子而謂蔡人曰朱不用

命于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

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楚欲討蔡無極曰平侯與

楚有盟故封盟于鄧依陳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

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

平侯與公子比殺靈王故言與君同惡

德君必甚

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

權在楚則蔡無他心

廿三年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弟昭侯立

定公三年傳

蔡昭侯為兩佩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于昭王

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

年止之唐成公有兩肅爽馬

駿馬

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

止之唐人相與謀竊馬而獻之子常歸唐侯自拘于司

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

憂也

君身棄國家羣臣請相也夫

人養馬以償馬亦如之

竊馬者自拘而言必償君以駿馬如肅爽

唐侯曰寡

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  
乃歸蔡侯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沉曰余所有濟漢而南  
者有若大川遂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  
而請伐楚

定四年

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于蔡

侯弗得言于士鞅曰國家將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

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瘡方起中山

鮮虞

不服棄盟取怨無

損于楚而失中山不如辭之吾自方城以來

襄十六年晉敗楚侵

方城○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音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傳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為沈  
故圍蔡五年夏歸粟于蔡傳以周亟通矜無資蔡被圍  
公孰歸諸侯歸之曷為不言諸侯歸之離至不可得而  
故言我也

哀公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傳報栢舉也傳在定四年  
元年而栽去蔡城一里栽設板築以圍之廣丈厚一丈高倍夫兵屯晝夜九日  
如子西之素子西日本計九日蔡人男女以辨別使疆于江汝之  
間江汝而還蔡于是請遷于吳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傳吳洩庸  
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元年蔡請遷于吳眾知之  
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懷土悔遷罪由于駟哭而遷墓哭別  
冬蔡遷于州來三年秋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註  
公子駟之黨也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賤者故稱盜蔡公孫辰出奔吳  
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懲同楚方言公孫翩  
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以矢眾莫敢進  
文之錯楷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錯執弓而先

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生公

孫霍。皆弒君之黨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公弒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弒何賤乎？賤者也賤乎？賤者孰謂謂罪人也。蔡侯近罪人卒逢其禍故以為人君深戒

文化庫

